



有记号的溪

文 / 禾 源

这条溪被称作甘溪，一定是在明正统二年以后的事，甘氏家族定居到这条溪水边时，就把自己的姓氏也安给了溪，这有点霸道，江河万古流，这水成溪成流之时，甘氏还不知道在哪？怎么甘家人一来就给它赐姓。可万万也想不到，甘氏这一唐突的指止，居然还得到当时古田县府的承认，在《玉田县志》中记为“龙漈甘溪”。静静思考，这样也好，给溪水做个标记，让千年以后的人捧起溪水时，会知道很早很早以前，这条流域生存繁衍着甘氏家族，会给哗哗流水增添一些历史波痕。

这条溪流的源头在文笔峰，天造地设，这条溪水择西而流，直到小梨洋才东流而去。流域不是太长，充其量不过二十公里，但甘氏在这条溪畔繁衍了二十多代。

溪流永远是柔弱与顽固的纠缠，律动与静穆的相守。顽固不化的河床和溪中的顽石，不知迎送过多少的水流，直到今天还是一种情怀，“呵护柔弱是种天职，让水流远，大爱无疆”。两岸青山，四季容妆，目送万般溪水，带去落英，捎去秋叶，看

着流波的律动，而自己痴痴坚守在两岸。

溪水进村之境，总显得平缓，在山间田野，是瀑、是潭、是滩、是濑，把水的所有脾气都隐藏在山野怀中，山与水才是天地间最佳的绝配。溪流对于村庄就是慈母，不管多大的村，不管多老的村，永远只山水孕育的小儿郎。于是，溪水总是把自己最平和的一面留给村庄。

甘溪漂流就是在这里和端庄小梨洋村前的母亲河上，全长近三公里。甘溪一到这个地界，收敛了所有的喜怒哀乐，慈母般和颜悦色地对待甘氏家族守在水尾的这个村子。最体贴的话是留在这里，最重要交待留在这里，最宝贝的信物也是留给这个村。因为出了这村，这溪就不姓甘了。她把几百年甘氏上祖修来的好福报，国家栋梁之材，清戍台名将甘国宝带到了这里出生。

一发远古的念想，一柱恋母心香的点燃，坐在皮筏艇上漂流，犹如年少时投入母亲的怀抱，无忧无虑，随性嬉耍，即使有惊也无险，享受着与甘溪重遇的快乐。我用船桨划

着自己的激情，哪怕皮艇在溪水打转，那就是我的眷顾。

我在溪水徜徉中，看到竹影，树影，还有花影、人影，可就是看不到村庄的影子，我在寻找，溪水也在等待，漂流的速度有了情感，我想用溪水洗去乡村的岁月蒙尘，能看到如水一样透明的村子，溪水也想搂住村庄的影子，想在轮回里还能回到这甘溪。

村庄里的人，看着溪流中的漂流，感觉有点新鲜，自己曾经浮水，那是游泳，是赤身与水泡在一起，虽然漂流在母亲河上足有一个多钟头，可那是隔皮隔心的亲近，只是一个客气的邂逅。

至于这一方的山水，许多人会讲出很多名堂，讲出许多故事，沿溪有：“半月沉江，仙人琵琶，金钟罩地……”等八景竞秀，村里出过官居一品的提督，但这些故事都如水上漂流，一漾一漾，沉浮在岁月中，一样是这方山水的客人。复述写在书上的故事，相传村里传说，都不能证明你读懂了村子。村里哪眼泉水最甜？哪一个角落蛙鸣最响亮？哪一片地阴气最浓郁？哪

个地方常出现鬼火，等等，能道得一清二楚，再淌到这溪水中，水流漫过脚踝，就能像医生把脉一样，诊断出你的血液里是否流淌着这方水土的基因。

我舍筏登岸，溪水依然往前流淌，留恋只是情感，不是觉悟。但我依旧情绪，逆流而上，用目光去阻挡水的流动，可水流就在眼皮底下轻松而过，闭上眼，想用黑夜一样沉重的色彩来阻止，哗啦啦水声依旧在流，情感终究无回天之力，该走的还是被流走，留下的依然能留下。

村弄里的鹅，昂首阔步，摆出本性，在追赶着行人时，追回了村弄的记忆；几声鸣叫，叫出了几分诗意，铺石巷弄光滑的石面闪出地里透出的时光，透亮着古韵的光茫；残破的老屋，相互支撑的柱子和木板熏透明清时期的烟火色，这些在与我对视中，相互怜悯，相互惋惜，彼此挽留。

太阳落山，残阳铺水，甘溪又要在静穆夜里，流去看不见的溪水，流来第二天的清流。甘溪，做过甘姓家族记号的溪，仿佛要流出新的韵律。

茶是故乡的语言

文 / 殷金来

我的家乡陕南紫阳，卧伏在汉江河畔，巴山川峡。在开阔平展的土地里，一簇一簇青葱茏郁的茶带，整整齐齐层次有序的排列着，或如四方之窗格，或如半圆之画扇，或如玉镜之月圆。如一条碧毯锦绣铺陈在巴山汉水之间，把峰峦紧促疏密有致肥沃开阔的幽谷山峦修饰得烟岚云岫层叠叠翠。

家乡的土地上户户都有一块茶地，人人都有几分茶田。土地承包到户时，茶园和土地一样跟着人口划分。无论大人小孩都会划一片茶园。自小开始，就跟着大人扛着锄头，学着经营种植。种茶实在不易，鸡屎牛粪发酵不透会烧根。茶树不修剪，蓬头垢面披头散发的枝桠，会浪费水分和养料。地不深翻，藏了虫子，叶片起不正常的斑点，缺了收成。清代闵钧有《种茶》一诗专说种茶之艰辛：

闲将茶课话山家，种得新株待茁芽。

为要栽培根祗固，故园锄破古烟霞。

现在没有了茶课之

税，很多茶园都实现了机械化管理。但是其辛苦依旧是“谁知杯中茶，汗滴禾下锄。”家乡的人从稚童开始就明白稼穡之艰难，茶炊之不易。所以爱茶懂茶，珍惜茶，精心经营茶。

采茶季节到了，家家户户准备了一山柴禾，筛席簸箕涮洗干净在院坝里放开晾晒，平时不用的麻布袋也拿出来一遍遍清洗。准备好了篾篓，花篮，箩筐。采茶时，大人一大早准备好中午饭，装进饭兜。采茶时大人手把手教着孩子，轻轻地拉弯枝丫，不断地告诫小孩思想要集中，要眼疾手快脚勤，看得稳夹得紧抓得快。瞅好芽子，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甲稍稍用力一掐，茶芽儿就飞离了枝头。父亲说采茶要注意留叶蓄，鱼叶老叶不可采。我得意的说我采茶可快呢。手在茶树上胡乱抓着，脚板不停跑着，摘了一篾篓不分老嫩的茶叶。洋洋得意的把篓里的茶递给父亲看。父亲笑着说，你学会采茶了，就长大了。我真正会采茶的时候才知道，采茶看着轻松，其实是一个极为需要耐力体力的活儿。顶着太阳，站上几个小时，就大汗直流，腰酸腿痛，抬不起手臂了。蚊虫在脸上耳朵上不停地嗡嗡的叫着，不断地偷袭。撞着茶梢上的蛛网，整得灰头土脸上黏黏的。

茶季的时候村子里很多人家都是忙三更起五更，挑灯夜战。恨日头短，愁钟表快，抢晴天，斗雨天。一河上去，深夜里，家家灯火通明，导致大公鸡神经紊乱，不分时间的打鸣。狗也睡不着，猩猩的在房周围四处溜达。谁家的灯熄了，它就吠几声。大多人家都有踩茶的扶架揉茶的磨架。没有的人家，就甩开膀子一遍一遍的揉，一次一次的套好了麻袋踩。茶做出来了，还要精挑细选，簸掉茶末子，拣去黄瓢，挑出鸡屎砣。这是个眼尖的活儿。祖母晚年了还能看到五里外的人影，就是拣黄瓢练出了厉害的眼力。

因为故乡人对茶情有独钟，所以爱茶喝茶，

人人对茶都能说出一番道理，品出一些个中滋味。也觉得天下人都和紫阳人一样，人人都爱喝茶。在农校读书时，发现一个旬阳同学喝白开水，就感到特别的惊异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喝茶的。无事转悠，在一个茶庄看见有卖紫阳茶的。紫阳茶摆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，但也被我一眼瞅见。咦，还有紫阳茶呢！仿佛见了多年不见的老友，不由自主的拿在手中，仔细端详。袋子十分朴素，一个绿色的包装袋，上面写着紫阳富硒茶，介绍只有简单的抗癌保健四个字。后来我常去那个茶庄，只为在这个城里看见印有“紫阳”二字的茶。

茶是衣兜里的土话，是故乡的荣耀，是故乡对话世界的语言。

茶做好了，某个早晨，乘着筏子，把月色荡在身后，载着满满一舟好茶，在拉长的山歌号子里沿江下行，抵达各个码头。让这些带着情谊的家乡茶为故乡增光添彩，让故乡的语言和世界能有更多的交流。

夏天的记忆

文 / 舒 心

四季里，最妙的是夏天。一到夏天，草木葳蕤，门窗开处都是绿，我便想起家乡，想起家乡黑夜里飞舞的萤火虫，还有满山生长的各类菌子，柳枝上唧呀的蝉唱，小沟里清幽的泉水夜以继日叮叮咚咚流淌不停。家乡的夏天，可供恋念的事物很多，特别是夏天的晚上，走在细细的小路上，夜晚的凉风拂面而来，有时伫立对着眼前葱郁的青山遥望发呆，那种乐趣，会让你怀思到老。

许多夏季的黄昏，我都赖在庭院的石阶上消磨时光，煮一杯苦茶，听蚰蚰儿淘气地唱歌，懒洋洋地倚在石墙上。享受清静，什么话也不说，仰望璀璨的星空，风吹云动，只轻轻地抿几口茶，月亮就出来了。在月亮下呢喃，最是惬意。

夏夜，自是最好。月生中天，清光从树梢间筛洒而下，地上光影斑驳。月亮是傍晚就显映在天边的，黑幕刚拉下脸来，星星就悄无声息的钻出来，繁星漫天，流萤点点，飞过来，窜过去，像天空这张巨网上散落的流星，有时打着瞌睡，有时聊着闲。归房就寝，月光挤进屋子，带着银银的亮洒在脚踝，对着月亮出神，绵柔的夜光在心灵深处滋养着，润生生的。夏天的夜，总是睡得舒坦。

夏天来了，萤火虫总是使人相思的，呼呼飞舞在庭院，晶莹透亮。我儿时捉到过一只停落在台阶上的萤火虫，软嫩的身子，尾翼处闪着亮光，黑夜里很好看。夜里躺在棉床上，我把萤火虫关在一个洗净的敞盖罐头瓶内，荧光从玻璃瓶透出来，整个房间温馨明亮。罐头瓶摆放在床头，我注视着它，不知不觉昏沉睡去，一夜也就这样过去了。有时也留下小虫的梦痕，我的梦境里突然透出一丝丝橙亮的微光，只是一瞬间，又消失四散而去。清早爽朗，睡眼惺忪地又把萤火虫放了，刚出瓶的小虫也像没睡醒似的，无精打采，先是落驻在树梢，歇息几分钟稍打了个盹后才腾翼而飞。

童年时每个人都有一个童话梦，童话里的王国住着巫婆，住着五彩斑斓的蝴蝶，住着矮人，住着单纯与美好，我总幻想在一片巨大的绿林，天穹飞舞的都是闪着橙光的萤火虫，我光着身子在森林里飞来飞去，萤火虫围在身边挑逗，整个世界是那么的美好。

夏雨也是夏天必不可少的清凉夜，夜黑风高，大雨倾泻而下，屋檐雨水滴答，整个屋子凉生生的，雨夜是最好入睡的，没有梦，就这样躺着就睡着了。

夏天是要捡菌子的，一场大雨过后，青山的荆棘之下，一种大自然的宝贝正在蓄势冒头，稀稀疏疏地顶破红土，菌菇破土而出，最好的就是含而未开的菇菇头了，清汤或者爆炒，再或是油炸，香喷喷的，入口即化。扯一片瓜叶洗净菌子，置于青瓷碗内，撑着身子的，横睡着的，姿势憨态可掬。拍碎大蒜，佐以干酸菜爆炒菌菇，薄荷点缀，掺入清水，几分钟后菌香就“咕噜咕噜”蒸散出来，盛一碗鲜美的菌子汤，暖心养胃，简直绝了。真是：“人间哪得几回吃，一碗菌汤死不悔。”有时吃不完，母亲晒干后用来做酱，冬天清早煮面条，舀一小勺盖顶，搅拌均匀，那个香呀！别提多开心了。

夏天有很多想做的事，好玩的事，放牛割草、洗澡爬山、摘东家桃，偷西家李，无往而不胜，现如今回忆起来，依旧满满的甜。

哪一天，我会不会被生活消磨的不分春夏秋冬，会不会没有了夏天的浪漫感觉。那些有关夏天的美好记忆会不会一瞬间或者几瞬间消失不见。我想会的。但是那一天应该是在人入黄土后，只要活着的一天，我的记忆里夏天永驻。

后来的人生，怀念过很多很多东西，最怀念的，还是夏天的记忆。